

福建革命烈士传

(二)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编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革命烈士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革命烈士传(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编
福建省民政厅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4.25印张 6插页 10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740

ISBN 7-211-00144-5
K·13

书号: 11173·149
定价: 1.50 元



翁良毓



林祥謙



方尔灏



郑长璋



朱铭庄



何耀全



张 楷



林心尧



徐 琛



罗扬才



王荷波



余哲贞



林可靠

以下烈士像片缺：

游 泳

陈 纲

江 禹 烈

郑 尚 衡

包 宛 生

周 继 英

杨 世 宁

BC82/27

目 录

游 泳.....	孙海彬(1)
林祥谦.....	王大同等(9)
陈 纲.....	曹嘉忠(27)
江禹烈.....	方留章 赵挺清(29)
翁良毓.....	黄启权(35)
郑长璋.....	周孝钧 郑启如(40)
郑尚衡.....	游 思(44)
方尔灏.....	黄 晞(45)
朱铭庄.....	辛 耘(52)
何耀全.....	何锦洲等(56)
张 楷.....	李先初 黄金隆(68)
包究生.....	林守茶(71)
周继英.....	兰尧章(74)
林心尧.....	黄珠燕(77)
杨世宁.....	翁 伟 连 璜(82)
罗扬才.....	黄超凡(87)
陈 琛.....	辛 耘(94)

B

429986

余哲贞.....朱定华 余春生(100)
王荷波.....黄启权(106)
林可彝.....林时中(125)

游 泳

游泳，字天洋，1901年出生，福建省闽侯(今福州市)人。少年即跟随胞兄在外地求学，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愤懑日深，心中渐渐孕育了改革社会的欲望。

1919年，天洋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被派往粤汉铁路线上位于武昌城外的鲇鱼套车站实习，担任车站副站长。武汉三镇，向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长江上游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从1858年起，汉口就成为所谓的“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很快伸延至此。天洋来到武汉后，目睹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行霸道和军阀政治的黑暗，改革社会的思想更趋激烈。他深感自己的职业与志向相距甚远，一度想辞职专事社会改革活动，但因缺乏经验，又不知从何着手，而甚觉徬徨。

1919年12月的一天，天洋在车站办公室里偶然发现一张待运湖南长沙的70万包烟种(罂粟种子)的运货单，大为诧异。他当即多方查询，才得知：盘踞在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把湖南全境划为九大鸦片种植区域，勒令农民栽种鸦片，而后每亩抽税，仅此项一年收入即可达1亿元以上；为此，张敬尧秘密从各地购得大批烟种，转运湖南，这批烟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想到鸦片对中国人民严重毒害的历史，天洋心中万分气愤，当即决定向社会揭露反

动军阀这一害国害民的罪恶。当天，他一面将这消息秘密电告长沙、上海、北京的社会团体和报馆，并向武汉各界及旅鄂湖南人民团体报告，动员他们发动群众截扣烟种；一面设法扣住装载烟种的车厢，不予发送。由于天洋的努力，不到2天，全国舆论哗然。张敬尧深恐事败，急电鲇鱼套车站火速起运。当张敬尧得知此举又被天洋阻止时，即令押送烟种的军队就地捕杀游天洋。天洋被迫奔逃匿躲于车站月台和车辆之间。正当情势万分危急之际，适遇武汉学生集队前来拦截烟种起运，天洋才幸免于难。嗣后，张敬尧迫于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把这批烟种全数销毁，但暗中则加紧捕杀游天洋。天洋被迫去职，离鄂北上。

1920年初，天洋回到北京闲居。此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更加广泛深入。游天洋开始接触革命书刊，留心苏俄革命的消息。他结识了北京大学的罗章龙，并由罗介绍加入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着北京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日渐兴起，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特别是这一年的5月1日，北京破天荒第一次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表了重要文章和讲话；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工读互助团”分组出发，深入工矿和铁路沿线，宣传“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意义。这一切给天洋以极大的影响。他认识到，“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劳动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先锋队伍”，要实现社会改革，自己也应当到工厂去，到工人中去。

1920年底，天洋到了洛阳，在陇海铁路局找到了一个员司（工程师）职位。陇海铁路修筑的初期，主要是依靠法国和比利时的贷款，因此，当时全路的行政大权都操纵在法、比帝国主义

分子手中。法国派出大量的工程技术、财会等管理人员，对铁路各级机构实行监督控制。同时，以北京政府交通部梁士诒、郑洪年为首的交通系财阀集团和直系军阀，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形成了控制陇海铁路的三股势力。这三大势力对陇海铁路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十分残酷。陇海路工人的工资比其他铁路工人的工资低得多，他们非常痛恨铁路当局，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反抗的情绪十分强烈。

天洋到洛阳后，经常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宣传革命思想。由于当时陇海铁路的员司和一般工人的经济待遇悬殊很大，上层员司同工人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天洋在工人中的活动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和非难。但天洋不以为然，他联络工人，指导他们组织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使陇海铁路工人在“老君会”的名义下组织起来了。1921年10月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天洋和工人们大为振奋，立即决定将“老君会”秘密改名为“陇海路工联合会”。虽然“路工联合会”在组织上还不够完善，公开活动仍然以“老君会”的名义，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们都亲昵地称天洋为“咱们的军师”。

1921年秋冬间，陇海路局新来了一个法国人总管，名叫若里。若里原在安南（越南）多年，对当地工人极为暴虐。这个人接任陇海路局总管后，苛虐工人，手段层出不穷。比如，机车车头载重吨数原有定额，若里指令一律增加吨数，结果车辆因此误点，若里却处罚机车司机；车辆的润滑油被减发三分之二，以致车辆不时“燃轴”，若里也要苛罚加油工人；原定工人工伤照发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之外的“加点”，按点发工资等，也被若里取消了。工人们对于若里的所作所为十分气愤。天洋等人就以“汴省陇海老君会”的名义，于11月15日发信向北京交通部陇海

铁路督办施肇曾申诉。然而，交涉还没有结果，若里对工人的迫害就接踵而至。11月17日，洛阳陇海西路机车厂副厂长狄孟，上工时间未到，就率领工头、打手将全厂三分之二的工人挡在门外，说是时间已过，不许上工。这个工厂是陇海路局所属最大的机车维修厂，拥有1000多名工人。该厂惯例是早晨上工以晨号3响为准：第1号招呼远近工人到厂；第2号工人拿牌进厂；第3号停止拿牌，禁止进厂。但这一天第3号未响就停止拿牌，工人们心里明白这是狄孟受若里的指使对他们“上诉”的报复，十分气愤。工人们上前与狄孟论理，竟遭狄孟一伙的毒打。嗣后，厂方还蛮横地开除了20多名工人。工人们觉得再也“不能忍作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了。在游天洋的领导下，“陇海路工联合会”决定以“老君会”的名义当天发动罢工，反抗厂方对工人的迫害。

洛阳西厂罢工后，“路工联合会”一面刊印传单在全路散发，说明罢工的原因；一面提出条件向郑州总管处交涉，要求立即撤换狄孟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路工联合会”限总管处3日内给予答复，否则将实行全路总罢工。郑州总管处随即派总工程师葛丝禾带人赴洛阳处理。葛丝禾不但对工人们的要求置若罔闻，还威胁工人“不许借端示威”，对工人们将举行全路总罢工的警告也不以为然。在这种情况下，游天洋立即派人到郑州、开封、徐州等车站联络工人团体，准备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又派人赴北京大学找罗章龙（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谋求支援。

11月20日，鉴于陇海铁路当局继续对工人们的要求置之不理，“陇海路工联合会”发动了陇海路全线总罢工。东起连云港、西达观音堂的这条横贯中州大地的陇海铁路立时完全瘫痪。当天，工人们以“汴省陇海老君会”的名义，发表《敬告全国各

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助声援》的文告，庄严宣告：我们工人为了“争人格”、“光国体”，不受外国人欺凌，全路实行总罢工！同时，“路工联合会”还向陇海铁路当局提出了包括撤换总管若里、增加工薪、恢复工料原额等在内的15条要求。全路工人斗志昂扬，一致表示路局若不答应15条要求就绝不复工。

自洛阳西厂罢工到全路总同盟罢工期间，陇海路交通系分子活动十分频繁，他们竭力封锁消息，欺骗工人。直系军阀也急忙在郑州戒严，严密搜查过往行旅，惟恐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人员和其他地区铁路工人前来支援罢工。但是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最初消息还是传到了北京。11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为此召集了区委紧急会议。会议认为，陇海铁路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北方产业工人的第一次大罢工，虽然在陇海铁路中没有较强的党、团力量，那里非正式的工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没有组织联系，但是，书记部还是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援助和领导这次罢工取得胜利。会议最后决定派罗章龙前往洛阳，通过与书记部有一定关系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游天洋或《工人周刊》的通讯员，设法与陇海路罢工的指挥机关取得联系。

罗章龙11月18日晚南下，几经周折，于21日晚抵达洛阳。在工人们的帮助下，罗章龙当晚见到了游天洋。一见面，天洋就对罗章龙说：“您一路辛苦了！我前天就派人到北京请您去了。”他向罗章龙谈了陇海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分析了罢工的远因和近因，并就当时的罢工形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起初一鼓作气，把全路罢下来了。工人群众热情固然很高，也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罢工的经验，目前工人队伍是很散漫的，因此大家有些着慌，怕失业。敌人以逸待劳，老是瞧着我们的弱点发动反攻，加以交通系施出种种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看形

势很难乐观。而且，交通系很想借助当地军阀武力镇压罢工，工人领袖中有人胆小怕事，惟恐闹出乱子，下不了台。因此罢工面临着胜败关头，成功固有帮助，如应付不好，也难免会遭到失败。”罗章龙从天洋的谈话中了解了整个罢工的局势，十分赞赏天洋对罢工所作的分析。两人一直商谈到深夜，议定了坚持罢工的方案。

第二天清晨，天洋立即通知召开罢工紧急会议。会上，天洋首先向大家介绍了罗章龙，并请罗作了鼓动讲话。接着，天洋针对罢工具体问题发言说：“我方有不少缺点，但都可以纠正过来，只要大家齐心守纪律，就是最大力量的源泉。敌方的弱点比我们更大、更多。……我们一定要扩大与充实工人组织，吸引全体工人组成工会，使全体工人均有参加罢工具体工作的机会，并立即组织纠察队、宣传队。公开活动。这样，罢工队伍表现出严肃而有秩序，罢工战线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同时应筹备设立互济机构，从事募集款项，预备储购粮、煤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便对贫苦工人家属办救济饭馆，预作3个月长期罢工打算。”最后，会议决定将“陇海路工联合会”正式改名为“陇海铁路总工会”，宣布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成立了由游天洋等7人组成的罢工中心行动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罢工。会议还决定派人到全路沿线去慰问罢工工人，加强各站工会组织，讲解罢委会的主张；游天洋留在洛阳罢工总部，负责主持全面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陇海铁路工人从11月20日起至11月26日夜止，经过7天的斗争，终于迫使陇海铁路当局全部答应了15条要求，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大罢工胜利后，陇海铁路总工会在游天洋等人的领导下，进一步充实了工会的活动内容，开设了工人夜校，扩大了工人子弟学校。游天洋等还陪同罗章龙一起沿陇海铁路东行，沿途为巩固

基层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翌年1月15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指导下，陇海全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开封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由王符圣（火车司机）任总工会主席，游天洋任总工会秘书。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式派人驻徐州、开封、洛阳等站的工会开展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也开始在沿路各站建立党、团组织。洛阳、郑州、开封、徐州、商丘、连云港、观音堂各站，都先后建立了党、团组织。这期间游天洋在洛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洛阳组组长。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辞去了陇海路局工程师职务，专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陇海路特派员，成为职业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力从事铁路工人运动。

1922年春，根据游天洋的要求，中共中央调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党员李震瀛到陇海铁路总工会任总工会秘书、党团书记。李震瀛到河南后，与游天洋、王符圣等人紧密配合，巩固和发展党、团组织，陇海铁路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进展。

正当陇海铁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以及交通系政客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破坏。他们先是利禄引诱，继之以暴力威胁游天洋等工人领袖。天洋毫无所动，但工人中的一些败类却被收买了。这些工贼在工人中制造磨擦，分裂工会。对此，天洋极为忧愤，遂决定巡视全路，以进一步唤起工人群众，驱逐工贼，改组工会。由于过度的劳累，心力交瘁，他行抵郑州时，便卧病不起。天洋病倒后，反动势力分裂工会的活动变本加厉，天洋因之忧心如焚，终因脑溢血救治不及，于1922年冬逝世于郑州医院，时年21岁。

天洋病逝后，陇海铁路工人在郑州为自己的领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送了一幅挽联：“是琦瑰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劳工运动而死，死有重于泰山”，对天

洋作了高度的评价。天洋的病逝在陇海铁路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由此激起了一个拥护工会的群众运动，陇海铁路总工会终于加强了统一，并在以后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孙海彬）